

通景公路

张金菁 摄



三月五日拂晓，惊蛰刚至，枕边手机骤然响起，我猛地坐起。那铃声像墙上别着的一根雪亮细针，挑开了我心底沉睡多年的鸬鹚往事。

容和周全，而在它的血脉中，却流淌着不息的热血。它仿佛一位沉稳而开明的引领者，将山水的灵秀、人间的烟火、信仰的醇厚与时代的机遇，都汇聚于这一方天地。这片天地，既是鸬鹚神鸟的栖息地、鸬鹚先民的繁衍地，也是马仙文化的发源地和信众的朝圣地，更是远方游客的向往地。迄今，这座享有“五福之地”美称的村庄，正如古语所赞的“低山好鸬鹚”。这份赞誉绝非偶然，而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实至名归。

二

那些年，我还是鸬鹚山下村的一名小学生，从小听着老奶奶讲述“马仙故事”长大。幼小的心灵总爱缠着父母追问：鸬鹚村到底在哪儿呀？“竹竿晒腌蛋”“米筛晒芝麻”到底讲的是什么故事呢？你们老说的“低山好鸬鹚”那个“好”呀，它到底好在哪里呢？对于这些问题，起初都止于听闻与想象，我一直未能走近和解惑它。那份朦胧的向往，就像一粒深埋于松土之下的红豆，日夜期盼着，希望能早日发芽、及时破土和茁壮生长，最终长成那副亭亭玉立的模样。

直到五年级第一学期，一个周末的早晨，我才首次踏进鸬鹚村的热土。走进长长的忠孝路、接近学校时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扇八字敞开的木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间八角敞开的教室，平行排列，边上有长廊相连，中间围出一片开阔的天井。我们站在泥泞的天井里，排成五六列长队，侧耳聆听学校教导处的柳主任宣读“小学区统考”的注意事项，也顺便听取了学校与村史的概况，并叮嘱我们考后切勿下溪游泳，等等。至今，他那带着磁性的嗓音，还不时在我耳边回响；天井边柳絮飘动的光影，还依稀在梦里浮现；与小伙伴们在溪滩边打水漂比赛的欢声笑语，仍在脑海里跃动。这些往事，却一如既往地成了我对鸬鹚的初始印象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仍清晰记得，语文卷的作文题是《我的爸爸》。我郑重写下父亲在鸬鹚山下村当赤脚医生的故事：他背着褪色的药箱，踩着泥泞的田埂，走村串户为村民看病；用皲裂的手为老人把脉，在煤油灯下给孩童们发糖丸、打防疫针，吓得他们远远逃开等小故事。得益于这些鲜活的记忆与丰富的素材，我很快完成了作文，成了考场里较早交卷的学生。

可这次交卷时，在我后排却传来

我心中的鸬鹚

何家卫

压抑的抽泣声。侧身望去，原来是一位男生盯着作文题触景生情，突然趴在课桌上哭出声来，两眼泪水涟涟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他的父亲三个月前被确诊为癌症，之后食欲不振，整夜噩梦不断，病情迅速恶化，不久便去世了。试卷上那两三行写作说明就像一根根尖针，扎破了他最后一丝坚强。结果，在洁白的卷面晕开了片片湿痕。更离奇的是，有位女生草草答卷卷子后，竟在作文下方空白处画了幅漫画……这次考场发生的一切，都成了我和我们班同学记忆中的一道印记。

三

那些年，建在公路旁的那座“红墙黑瓦”的鸬鹚供销社，是人们特别向往的地方。我看见柜台内的“工作同志”，人人穿着整齐的工作服，双手臂套着雪白的袖套，各自不停地忙碌着。他们在东端卖肥料，有尿素、复合肥、磷肥等；西端卖杂货，包括大白兔奶糖、兰花根、布匹、手电筒、铝饭盒，以及缝纫机等。虽然店里紧俏商品还得凭票购买，但大多还是任你自由选购。柜台前，顾客招呼声、询问声此起彼伏；柜台内，售货员撕布匹的刺啦声、打算盘珠的噼啪声不绝于耳。东边刺鼻的化肥气味，时而盖过西边那些清香的糖果味。不管身上带不带钱，人们都喜欢去那里转一转，或者看一看。那里整天攘来熙往，宛如集市般热闹非凡。

走出琳琅满目的供销社时，我们的肚子已饿得咕咕作响。踏着青石阶梯小路前行，来到一处地势较高的鸬鹚旅馆，即人们常说的那栋“红砖墙面”的二层建筑饭店。一层大厅内摆着三五张方桌，凳子是相互连接而成的，阳光从窗框斜照在桌底下，又从桌脚漫漫爬到桌面上。灶台上叠着一笼笼热气腾腾的白馒头，旁边放着一篓香气扑鼻的金黄色油条，加上大铁锅里飘出的炒鱼干的咸香，勾得我们口水直流。原以为兜里有钱就能买到这些“万能”食物，可上前一问，得到的结果却是“万万不能”四个字。此时的我们只能干瞪眼——因为没带粮票，什么也买不了；即便带了浙江省粮票，背面印的也不能是

“沙湾”字样。原来，鸬鹚归“英川”管辖，这属地的粮票，只能到属地才能使用。

这一次，我们只能凭空闻着香气，咽着唾液，饿着肚子离开。临行前，窗台上的那只不知名小鸟，啾着尖嘴，“吱吱”地叫个不停，不知是催促我们这次早点回家，还是叮嘱我们下次一定要带粮票再回来。有位同学则一边迈着小步，一边感叹道：“人民币全国都有用，粮票可不一定处处好使啊！”说着，他愈发激动起来，“没得吃，真能饿死人！”我接过话：“那可不行！没饭吃，低血糖是跑不了的。不过要说死，倒也没那么快。”旁边的小个子同学听着，噗嗤笑了。确实，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，人们外出旅行，不带粮票，简直寸步难行。正因深知“民以食为天”，在粮食为王的年代，我们此后每次去乡校比赛或考试时，要么自带干粮，要么去亲戚家蹭饭，要么干脆带上梅干菜和大米，拎着铝制饭盒，去学校厨房煮饭。

那时，学校还没有安装自来水，只有一个小小的水缸放在灶台边。若要在学校煮饭或其它用水，师生们大多时候是要到校外五十米开外的溪边自取的。两位厨房阿姨光是蒸饭和烧开水就已忙不过来，根本无暇为全校师生生成天挑水。正因如此，我们才有了与村中溪流相遇亲近的契机。有一顿中餐后，我拿着饭盒到溪边淘米，一蹲下身子，水波轻漾，便有小鱼成群结队游来，大约是嗅到了米饭的香气，或是想抢先尝到那几颗落水的珍珠米吧。溪水清澈见底，一条条青鱼、花斑鱼和金鱼舞动着尾巴，恰似水中游动的花朵。起身回头时，总会看见这样的景象：人在岸边悠然漫步，鸟在空中自由飞翔，鱼在水中自在畅游，与静候于水底的鹅卵石、水仙草相映成趣。这一切，既是过往事，也是眼前景，共同构成了记忆中那一幅幅以溪流为框、以时光为幕的和谐画卷。

四

那个年代，能进鸬鹚乡校大操场前那座气派的人民大会堂看电影，对长期生活在各自自然村的孩童来说，也算是一件奢侈的事。即便凑够了

钱，电影票也很难买到。我曾为看一场《红楼梦》买不到票而绞尽脑汁。当时，恨不得学那些调皮孩子，扭着屁股，爬上窗户，从木栅栏间侧身钻进去。最后，还是在鸬鹚中学读书的哥哥，把难得的一张票爽快地让给了我，才圆了我这次看电影的心愿。

看完电影的那个晚上，我住在鸬鹚乡校首幢二楼男生的大宿舍里。那天正是周六，哥哥回家了，刚好有个空床位。夜深人静时，我听见多只老鼠在天花板上追逐嬉闹，还有只大老鼠狠狠地咬床边的木板箱。我头盖棉被，捂住双耳，这些声响还是弄得我几乎彻夜难眠。然而，在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美梦，梦见自己通过考试，升入了初中部。不久后，美梦竟真的应验了，我考上了。只不过，录取我的不是近处的鸬鹚中学，而是路程比鸬鹚远得多的沙湾中学。

相逢何必曾相属？虽此生无缘在近处的鸬鹚中学求学，与它只不过是几次短暂的相逢，但自从在远处的沙湾中学重点班读书以来，再到后来于本县及邻县多家单位工作期间，每次回老家路过鸬鹚村时，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向车窗外凝望。有时索性停下车来走一走，或是看一看，端详这所学校的老模样，感受这个村庄的新变化，尝尝仙地餐馆老板烹饪的紫苏鲤鱼，也借此机会探望村中久违的同学和亲戚。

在往后的岁月里，我曾多次参加鸬鹚乡“马仙故里”旅游文化节活动。尤其难忘的，是2016年农历七月初七，第四届盛会上的一幕：因母亲严守家风、孝敬长辈和助人为乐，我们家被鸬鹚乡政府评为“守孝道、树家风”典范家庭，并授予荣誉证书。这份荣誉正是母亲数十年来对子女言传身教的最好肯定。我和妻子特意陪同母亲去领奖，并与她老人家合影留念，共享了这份属于她的、也属于我们全家的荣耀。在我心中，鸬鹚村早已和家乡一样亲切，可谓他乡即吾乡，吾乡在鸬鹚。它见证了母亲的荣光，也承载着我在考场上、比赛、住宿、看电影的青春足迹，更留下过与文友相约采风的情怀。这一切，总感觉有着别样的记忆。

五

鸬鹚天际远，最忆是鸬鹚。如今的鸬鹚村，虽已不见当年的老旅馆、供销社和人民大会堂，但山坳里的那座水电站，依然伴随着溪流的歌声嗡嗡转动，为山村送去不竭的光明。新建的乡政府和卫生院办公大楼，早已

成为全乡人民办事、就医的便捷之所；村里还建起了马仙故里馆、马仙祖殿和文化礼堂，赋予村庄新的文化地标。村周的新民房如雨后春笋般兴起，旧屋也如故人纷纷换新装；老村以忠孝、孝廉、敬亲等为代表的九条老弄修缮如初，与新村的大街小巷、村前廊桥交织成网，共同编织出村庄的崭新脉络。更令人欣慰的是，近年从各自然村移居鸬鹚村的农民逐年增多，外来朝拜马天仙的信众和游客也为本村带来了生机和活力；那些返乡创业，或是带着一身“仙气”外出经商的年轻人，都干得风生水起；而留在家乡的老人亦生活安稳、心神笃定。无论移居、返乡、外出还是坚守，每个人都在时代浪潮中，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从容节奏。

往事如烟云，余韵更悠长。回溯起来，这悠长的余韵，都在为那句“低山好鸬鹚”的俚语，注入时代的魂魄。这句民间流传的古语，在今日的鸬鹚村，正被赋予新的注脚；它不仅是山水的好，更是让医生的“药箱”能更快抵达的好，是让孩童的布鞋不再被雨水浸透的好，是让人们外出不受粮票限制挨饿的好，是让飘忽的乡愁有个地方安放的好。而开篇中的这位捕鱼长者所守护的，正是鸬鹚这座千年古村绵延不绝的文化血脉。

如今，在浙江省人文乡村建设的浪潮中，扎根于“马仙故里”的鸬鹚人民，正源源不断地从“马仙娘娘”这些源远流长的传说中汲取智慧，并安稳驾驭着“低山好鸬鹚”这四匹时代骏马，于马不停蹄的传承中赓续文脉、砥砺前行。在这前进的道路上，他们的步履日益坚实，信念愈发坚定，胸怀更显坦荡从容，宛如村里那两条潺潺溪水，昼夜不息，一路润泽乡土，继而奔赴瓯江支流，最终汇入的，是那大海般广阔的明天。

与此同时，这份扎根乡土的坚定，让我们对那句完整的俚语“高山好合湖，低山好鸬鹚”有了更深层的理解。母亲来自百山祖国家公园核心区的合湖村，父亲的故乡则坐落于公园东麓的鸬鹚山下村。这村里的“两山”，蕴藏着无限的能量。于我而言，它们不仅是血脉的根系，更是心灵的归处。无论漂泊何方，在我宁静的港湾，总常驻着一只从容的鸬鹚，愿它明日振翅时，天地清明，收获满满。而这鸬鹚，又何尝不是每一位在百山祖国家公园东大门奋斗不息的人民的写照？愿所有生活在鸬鹚乡这片沃土的人们，都能在“山不嫌低”的博大怀抱中，继续谱写属于自己、也属于这方水土的人文乡村新篇章。